

<<报告政府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报告政府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64595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64590

出版时间：2008-5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韩少功

页数：33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报告政府&gt;&gt;

## 前言

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。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，不免常有惶愧之感。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，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。如果不是“文革”造成的命运抛掷，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。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，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，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，应运而为，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，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，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。我把自己的观察、经验、想像、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，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，却常常觉得力不从心，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。人过中年的我有时羡慕工程师或医生的职业——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伤，是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？

我从事写作、编辑、翻译的这三十年，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。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，带来了经济、政治、伦理、习俗、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，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。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，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，文学的内容、形式、功能、受众、批评标准、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，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，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、坚守和迂愚之间，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，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。身逢其乱，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，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变局，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。

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挣扎，虽无甚可观，却也许可为后人审思，从中取得一些教训。

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，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。我之所以还在写下去，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，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年前，如此而已。

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，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。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，我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。

所涉及的情况，大致可分为三种：一是恢复性的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，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，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不是很充分。

有些时候，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，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，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动手——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偶然剪裁。

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，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，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。

二是解释性的。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，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。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，如“四类分子”“生产队”“公社”“工分”“家庭成分”等，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。

“大哥大”“的确良”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，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。为了方便代际沟通，我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，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。

三是修补性的。

翻看自己旧作，我少有满意的时候，常有重写一遍的冲动。但真要这样做，精力与时间不允许，篡改历史轨迹是否正当和必要，也是一个疑问。因此在此次修订过程中，笔者大体保持旧作原貌，只是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修补。

有时写得顺手，写得兴起，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据说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把《复活》重写了好几遍，变化出短、中、长篇的不同版本。中国作家不常下这种工夫，但如遇到去芜存菁和补旧如新的良机，白白放过也许并不是一种对读者负

<<报告政府>>

责的态度。

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一套文集的出版，感谢文友东超、单正平等多次对拙作给予文字勘误，还应感谢三十年来启发、感动、支持过我的各位亲人、师友以及广大人民。

韩少功 2007年7月

## <<报告政府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报告政府》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，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；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，各系列卷数不等，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（长篇作品以书名）命名。

《报告政府》是该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，供读者阅读赏析。

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。

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，不免常有惶愧之感。

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，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。

如果不是“文革”造成的命运抛掷，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。

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，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，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，应运而为，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，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，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。

## <<报告政府>>

### 作者简介

韩少功，男，汉族，笔名少功、艸公等，1953年1月生，湖南长沙人，1968年12月参加工作，198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大学本科学历，一级作家。

现任第三届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(正厅级)、省文联作协党组成员兼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、全委会委员，一届、二届海南省政协常委(兼)。

<<报告政府>>

书籍目录

自序山上的声音红苹果例外暗香兄弟老狼阿毛方案六号山歌天上来801室的故事是吗白麋子土地报告政府生离死别末日

## &lt;&lt;报告政府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山上有声音。

笃，笃，笃，像有人在那里砍树，越是夜深越听得清楚。

这很奇怪，什么人这个时候还在岭上？好几天都是这样。

月出东山，山上的声音就出现了。

黄毛狗朝山上大吠，没吠出个结果，就喉头挤出一缕呜咽，夹着尾巴不安地逃窜，一次次被门后的一角黑暗吓得掉头就跑。

地坪里有什么轰然倒地，好像是晒萝卜干的那一张大门板。

不知是狗绊倒的，是风吹倒的，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。

两个女知青很害怕，关紧房门，一个劲地叫“全保”“全保”。

全保便和卫克来敲我的门，手里有手电筒和梭镖，邀我一起上山看看。

全保说，肯定有人偷树。

我有点害怕，问怎么天天都有人来偷树，不会是有鬼吧？不会是野兽吧？不会是外星人吧？也可能是台湾特务来了。

全保把路边一个破筐踢得很响亮，嗓门也雄壮地一连喊七八个走字，却没有真正往前走。

“场长说，前几天台湾飞来的气球丢传单。

”卫克笑着说：“可惜一张也没有看到。

听说传单上尽是美女。

还有饼干，恐怕都让干部收上去吃了。

”“快走快走，去抓两个特务看看！”我也不能显得胆太小，得吼出点声音给女人们听听。

她们的门紧闭，窗纸透出一团飘飘忽忽的灯光。

我们带着黄毛狗从谷仓后面上山，一路上蹑手蹑脚，没在乎谁在前谁在后，似乎也暗中在乎着这种不在乎。

白天看惯了的一切，山塘，水沟，田埂，林中小道，一截烂牛绳，都从黑暗中浮现出来，给人陌生异样的感觉，似乎它们都是一个人刚才来过这里的物证。

全保大叫一声，原来是发现了一头牛，不知是谁忘了牵回家的，正在坡上甩着尾巴，散发出汗和粪的酸臊气。

我能听到牛蝇嗡嗡的声音一轰而起。

全保又跳起来，把我的脚狠狠踩了一下。

他说刚才看到一条蛇，足有扁担长，五光十色地在草丛中一闪，游到水田里去了。

我们总算勇敢地爬上坡，经过一片密密的树林，已经接近山顶，来到奇怪声音的大致来处。

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山那边另一个村寨，还有山下若隐若现的河湾。

不知为什么，声音此时已经消失，就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。

这就是说，没有人偷树，没有人盗墓，没有马熊或野猪的痕迹，更没有什么来自台湾的特务。

连一个树干上的新斧痕也没有发现。

风小些了，林子不再呼啸，蚩蚩声消散在腐叶气味里，消失在我脸上毛虫蜇出的奇痒之中。

我只发现雾水开始在枝叶凝积，还发现了月光，潮湿而且毛茸茸的那种，似乎从河湾爬上山来，镀亮千山万水，渗入树木、草叶、岩石、泥土，以及我们的肌肤，使一切都变得熠熠透明。

我伸出手，差不多可以看见自己两手的血脉和骨骼，看到手臂里月光的流动。

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。

我从此相信，月光是夜晚最大的事件。

月光也是夜晚一切事件最大的原因。

我相信，月光可以使人心慌，使人无措或者失常。

如果有女人在这个夜里突然尖叫，肯定没有什么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月光。

如果有人在这个夜晚一刀结果了另一个人的性命，那同样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，还是因为月光。

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。

## &lt;&lt;报告政府&gt;&gt;

我们放心地下了山，经过北坡那边的小庙。庙已经作为封建迷信被政府拆毁，只剩下几条麻石墙基和蔓延野草。也许最近什么人家有了难，居然还有人来此供上长明灯，在残墙上贴几条红纸。纸上歪歪扭扭的一些字，大概是香客的祈愿。

全保把油灯嗅了嗅，说是茶油，可以带回去炒菜。我们早就缺油了，当然为之兴奋，找到一个较大的灯壶，把所有的灯油囊括一尽，也算今晚没有白跑一趟。

只有黄毛狗仍是惶惶，从前面往后面跑，又从后面往前面窜，溜出一串沙沙沙的急跑声，几次挤撞我的小腿。

我不知道它在搜寻什么，要提醒我们什么。

后来的一天，我从镇上背了满满一篓薯种回来，路过石砦寨的一座桥——其实不算什么桥，只是横跨深涧上的两根大木头。

因为走的人少，桥面爬满了青苔，甚至还长出苦蕒。

桥下是寒气升腾的哗哗水声，还有掩盖溪谷的杂树，鸟雀这一下那一下的鸣叫。

一个小石子丢下去，很久才能听到闷闷的落地之声，有时候甚至什么也听不到，小石子被沉重的寂静吞没了一般。

我在这个桥上来去过多次，没把它当回事，有时还在桥上大吼大唱，唱草原红卫兵来到天安门什么的。

但这一天有些奇怪，刚刚上桥不久，一种可能失足身亡的念头无端袭来，突然抓住了我。

这个念头如此顽固和强大，顿时使我双膝僵硬，已经不像是自己的，怎么也没法探出步子。

我伸出手想抓住什么，比方说抓住脚下的木头，但腰弯不下来，抓了好一阵还差几寸。

我翘起了一下，顿时两眼一黑。

事后想起来，这一天的风可能比较大，把我的喘息和自语都迅速吹远，变成我身后另一个陌生者的声音。

盖满溪谷的树林在摇晃，似乎已经杀机毕露，眼看着就要呼啦啦向我扑来。

我知道，这个时候任何一个不当的动作，任何一次粗鲁的呼吸，都可能造成强大的反推力从而把我轻而易举抹下桥去。

但我不知道哪一棵树或者哪一块石头将是我的末日。

我一定是发出了惊叫。

桥对面有一个人。

这个人早就在桥那边，静静地蹲着，大概在等我先过桥。

我曾，隔桥看见他脸上白花花的疮痂，显然是个麻风佬，是从附近麻风村跑出来的。

他蜷缩身子如一尊息翅的老雕，只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不时闪动，显出他还是一个活物，在暗暗捕捉眼前的动静。

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上桥，朝我递来一只手。

确切地说，这不是手，充其量是根肉棒，披着疮痂的细小肉棒，因为除了拇指以外，其余的指头都已经没有了。

我没有工夫恶心，也没有任何选择，只能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紧紧抓住生命的希望。

在这一瞬间，我万分惊讶那只手的力量，透着硬，透着重，透着狠和倔强，透出一种在地上生了根的稳定感，并且像电一样立刻贯通我的全身。

我感到它足以挂住我的全部重量，即使我用全身气力去摇撼，即使再加上五六个人用全身气力去摇撼，也无法使它动摇丝毫。

我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钢蹄铁爪。

我被这只手接引过桥，一脚踏到了厚重的土地。

直到这个时候，身上全部毛孔才突然齐刷刷张开，顷刻就汗湿了衬衣。

几乎被恐惧消灭的心跳，此时也才咚咚地恢复。

他往桥那边走去。

## &lt;&lt;报告政府&gt;&gt;

“多谢了，请问大叔贵姓？”他给了我一脸疮痍，没有什么表情。

“你……抽烟？”我急急地举起红橘牌烟盒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走过来，伸出刚才那只肉棒，靠残留的拇指夹住香烟。

我给他点火。

他不要，只是把香烟插进衣袋。

“你是唐家湾那个麻风村的么？”他喉头发出一道尖音，走了。

回到林场。

天已近黑。

我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赶快洗手，用肥皂，用敌敌畏，用碘酒和盐，恨不能把手刨去一层皮。

全保和卫克听说我接触了麻风，也立即宣布戒严措施，大喊大叫，不准我碰他们的脸盆水桶以及任何东西，要我赶快去医院检查。

场长哈佬的经验当然多一些，说麻风最毒在尿，不沾风尿就不碍事。

他要我去镇上买一种三蛇祛风酒来喝，又要我站在伙房里，关闭门窗，烧了一把柴火。

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土硝投到火中，然后借着火光仔细看我。

这种小游戏的结果是，他宣布我的脸色如常，没有蓝光，大可放心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这是本地人检查风虫的方法。

哈佬还向我打听过桥的麻风佬是什么模样，待我细细说完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是二老信啊。”

“二老信是谁？”“你不认识的。”

“是唐家湾的？”“莫是，二老信就是这个村的，死了——哎哟，死了上十年吧？”

“死人？”我吓了一跳。

“你们明日早上到蛇坡上挖杉树坑，一人挖两个就回来吃早饭。”

我不来喊了，听见没有？”哈佬披着褂子准备回家。

我不让他走，不容许他这样吓唬我，这样搞乱我的思想和制造我的噩梦。

他凭什么把一个大活人说成是死人？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了，“我屋里桂蓉都要放人家了，我屋里的雪梅都做了娘，我还会同你打诨？莫是别人，定局就是他。”

他走起路来左脚有点跛是不是？”我回忆不起了。

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

这已经让哈佬把鼻涕抹得更加自信。

“他镶了一个金牙是不是？”我这次回忆起来一点印象，那个上唇完全溃烂的嘴上，确实有过金光一闪。

哈佬高兴了，一口咬定：就是二老信么。

他还说，前几天听到夜里的山上有声音，他就猜想是二老信飘魂，只是当时没给我们交底。

这是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说法。

两个女知青闻之变色，吵吵嚷嚷就要哈佬批假，让她们回城里去。

找当然半是害怕半是好笑，不想把农民的迷信当一回事。

我和全保、卫克强烈要求哈佬说下去，让我们知道二老信是个怎样的人，是怎么死的，怎么可能飘魂。

世界上还真有飘魂这回事么？哈佬朝猪场那边张望一下：“莫什么好说的。”

我回家卧南风去啊——”说完就走了。

他的躲闪是一个谜，更加引起了我们的好奇。

我后来又问过其他人。

这些本地人不觉得飘魂有什么奇怪，倒觉得我们的奇怪很奇怪。

你们怎么认为世界上没有鬼呢？如果没有鬼的话，这人死了是到哪里去了呢？如果没有鬼的话，这做了善事或恶事的人如何得到报应？岂不是两腿一伸都赖了账？这天下还有什么公平可言？如果没有鬼的话，有的人活到八十岁，有的只活到十八岁，有的天天吃肉，有的天天吃糠，这一切不平之事如何解释？如何让人心服口服》这一天，哈佬挑着一杆秤来称猪，走到塘坝上不慎摔了一跤，秤砣滚落到水塘里。

## &lt;&lt;报告政府&gt;&gt;

他不会水，央求我们下水帮他寻找。

我乘机胁迫，一定要他说出二老信的故事，不然我就不下水。

他没有办法，只好从实招来。

他说得没头没脑，东一句西一句的。

我费力地去粗取精，才从他的话里总结出这么几条：一，二老信就是他侄儿，从小不大务正业，心里不明亮，性子又烈又横，喜欢到外面打架惹祸，有一次还被人家打得自己的左腿骨折。

二，二老信被小镇上的二个麻风女惑住了。

那麻风女面若桃花，搔首弄姿，围裙里经常藏着菱角和米糖，用来勾引过往少年。

照老班子的说法，男风不能卖于女，女风可以卖于男，一卖风虫就可以给自己消灾，所以麻风女常用这个办法转嫁恶疾。

三，二老信的死是因为他作恶，有一次调戏一位小寡妇，还打劫人家的金镯子，一失手竟把人家推下山，尸体后来被一个挖药的人发现。

这样的暴行自然引起公愤，寨子里的人只好给他“开款”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开款就是动家法杀人，是民国以来政府明令禁止的族规。

当然，是否真正存在过这种规矩，说法也是各个不一。

我见到的一位地方志专家就断然否认有这回事，说开款同放蛊一样，同“白马会”一样，都是以讹传讹，纯属历史伪造。

专家还说，二老信的故事更不足为凭，不过是长辈人编个故事进行道德训诫，吓吓人而已。

我不知道哈佬是否伪造历史。

从他叙说的模样来看，他倒是说得有眉有眼活龙活现的：那一次秘密开款，全村男子都得参加。

每人持铁钯一把，在开款前先将铁钯钉在树干上，表示各自的决心和誓约。

他们烧一堆大火，在冲天火光中由最长者唱款，也就是宣布族规家法。

然后由伏法者的父母和全部嫡亲行款，就是动手杀人。

他们用火烧或者用刀砍，一边杀自己的亲人，一边还必须大叫：杀得好！杀得好！不杀不平民愤！不杀天理不容！诸如此类。

他们必须大碗喝酒，高声大叫，扎脚勒手地在场上冲进冲出，拿出一种大义凛然威武豪壮的劲头。

如果他们不这样，如果他们有任何一丝悲戚或迟疑，他们就会受到宗亲各户的鄙视，比如说他们的红白喜事都不会有人来喝酒，他们盖房子不会有人来帮工——以后就永远抬不起头，做不起人了。

二老信就是这样死的。

我对这个介绍颇感意外，因为我在石砬碰到的那个人没有半点凶顽迹象。

“这就对了。

”哈佬认真地说，“开款才能开出好人来，这就叫归款。

你懂么？这样的孽种，阳世时做了一件恶事，阴世里就要做七十七件善事来补过。

阎王老子办事公道，规是规矩是矩，不是明求那号货。

”他是指大队的一个喜欢弄权的会计。

哈佬得到了他的秤砣，走了。

他当场长只有一年，大概被上面认为工作不力，就免职回家了。

他后来打米或打红薯浆，还路过林场的小土屋，一见面就模仿我们用省城官话骂娘，学着我们的话大喊“全保鳖”“卫克鳖”，以示朋友间的亲热。

但实际上，他还是越来越生疏了。

我们请他进房里坐一坐，他只是嘿嘿笑，朝屋里一看，并不跨进门槛。

我们几个知青也很快散了。

我的女朋友调去当民办教师，去了很远的学校。

另一个女知青老是叉着腰，办了个腰骨损伤的病退证明，把户口迁回城了。

卫克主管林场的代销点半年，凡是干部来打酒或打酱油，他总是收半斤钱给七八两货，还加两颗纸包糖，把干部一个个都拍得眉开眼笑，终于被党支部推荐去读大学。

惨一点的是全保，他年纪最大，做功夫又最卖力，还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，但因为父亲坐过牢，几次

## <<报告政府>>

招工招生都没让他过政审关。

他后来也是办病退才回城的。

那一天晚上我帮他挑了一部分行李，送他到镇上。

从镇上回来，我突然发现林场的小土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形影相吊。

这张床是空的，那张床是空的，另一张床还是空的。

这间房是我的，那间房是我的，另一间房还是我的。

我望着窗外投进来的一角月光，心里有些空空的难受。

我不知道拿什么来度过今后的夜晚，那些好长的夜晚，好长好长的夜晚，好长好长好长的夜晚。

那些夜晚里不再有朋友的笑闹和梦话，死一般的寂静里，只有山上不知来历的声音。

我感觉到那种声音是专为我发出的，我是它的唯一听众。

月出东山，它就及时地出现，笃，笃，笃，顺风漂流和飞扬，在我门前的地坪里旋绕，从我的窗子木栅间潜入，在我某本读过几十遍的破小说上跳荡，在我的床下或墙角悄悄囤积。

我认识了一个复员军人，住在一个叫棉花畲的村寨。

他邀我去他家下象棋，让我少些寂寞。

我去了，玩得太晚也就宿在他家。

他家境不错，厚大被子有新棉的气息。

但我光光的眼睛怎么也睡不着。

主人以为我忌生床，我说不是。

主人掌着灯要为我拍蚊子。

我说不用。

我后来总算想到，这里的月夜缺少我耳熟的声音，也就缺少了我必不可少的催眠曲。

我已经不习惯窗外的山影一声不响。

## <<报告政府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报告政府》收集了作者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新作，包括〔方案六号〕、〔兄弟〕、〔报告政府〕、〔老狼阿毛〕等。小说描述的是一些凡人小事，经过作者增添的一些端详或一些远眺，却有焕然一新的别样风光。这些故事让时间停止倒回，在记忆的任意一个落点让日子重新启动，年迈者可以重历青春，孤独者可以重历友爱，智巧者可以重历幼稚，消沉者可以重新豪迈。

<<报告政府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